

集解○釋文不差初
 佳反一音初賣反
 也其在無事則立
 入不為賓也關黨
 容有如其人焉或
 賓之位以客禮自
 童子之德非求益
 速為者哉四書紀
 張童子序曰愈將
 益者非欲速成者
 是亦以速成非美
 與注疏同

也其在無事則立
 主或人之右南面
 見先王禮士冠而
 不趨不為人容
 也其在無事則立
 主或人之右南面
 見先王禮士冠而
 不趨不為人容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

吳潘維城學

衛靈公第十五

釋文凡四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問陳直刃

衛靈公問陳於

世家作問兵陳說文嗽列也从文陳聲陳鱸曰今作
 陳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大公六韜有陳地陳
 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
 作阜旁車蒼雅及近世子字書皆無據此則釋文作陳
 乃六朝時俗本也孔子年譜靈公四十二年孔子對
 孔子在衛問陳當魯哀公二年孔子六十歲孔子對
 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
 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也軍旅末事本

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集解○釋文○孔子對曰

荀卿等傳云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後漢書光武

帝紀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答者四書考異曰蓋云

軍旅未學雖有對辭仍未對兵陳也俎說文云禮俎

也豆謂之登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鄭

皆豆也

曰糗糧也音釋文絕糧音根鄭本作糗

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與去魯待放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行復如

陳論語後錄曰夫子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召冉求孔子

蓋居陳者二年耳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召冉求孔子

在陳思歸與江氏年譜合拜經文集曰史記孔子世

家因孔子居衛陳時久事多遂覆攸三次第一敘

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

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

陳第二覆攸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

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二覆攸孔子既不

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

玉家囊公見飛雁仰視色不在孔子第二番敘過蒲會

陳自陳遷蔡細釋其脈秩然不素第二番敘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衛靈公問孔子來喜問蒲

可伐乎孔子曰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

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

是也第二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

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

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也案左氏傳哀

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牽彌曰晉無信不可

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

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

衛靈公

衛靈公

衛靈公

衛靈公

衛靈公

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聖博采衆說以申
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
魯卽適衛去衛卽欲適陳而中有一事也蓋孔子去
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過蒲趙簡子
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乃
而中牟有過匡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
日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
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
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
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
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衛從衛之陳下又
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衛復行如
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涿舒家適陳過匡還
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妻兄顏涿舒家適陳過匡還
蘧伯玉家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
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三適陳
不

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致斯誤矣孔子去衛
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
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
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
宋適鄭則在唐初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
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
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
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
入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伯玉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
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
亦主蘧蒙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六十三爲魯哀公
六年時厄于陳蔡之閒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蔡自
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卽歸老於魯安
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其說與兩家異要
亦本史記融會分辨似可從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君
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絕
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糧鄭本作

張而訓為糧者根糧釋言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鄭曰濫竊也

文鄭注雜記亦云張糧也

愠紆問反見賢遍反

斯濫力暫反鄭云云

於陳蔡之閒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

曰如此者何謂窮矣以窮為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

文作經字樣論語小人窮斯濫矣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

九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易繫辭困德

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德於是別也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

孔子曰賜爾以子為多學而識之一章文

子曰賜也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下非與也女史記世

也與同家作爾

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以貫之

也與同

家作爾

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以貫之

也與同

家作爾

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以貫之

也與同

家作爾

古亂箋經學危言曰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

反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敢強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

多學為非以其多學而識為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

者故始而然之以但見夫子發問之多學之意似為不然故有

非與之請子一以貫之言子之發問之多學之意似為不然故有

通所聞准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

多也若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為

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有貫之斯萬千之

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大

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

貫者為從事於多學之方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

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集解○釋文箋論語筆解曰此

鮮仙善反

論語筆解曰此

漏當在子路愠見下文一段經義雜記曰此與

王注合潛夫論德化篇云孔子稱知德者少

衛靈公

四

論語集注

卷八

三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反釋文而治直吏

箋

詩卷阿箋言任賢故逸也漢書董仲舒傳亡爲而治者其

舜虐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管子乘馬篇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曰伯論語後錄曰舜無爲故帝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詩卷阿箋引恭作共無矣字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

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釋文行篤下孟反下行不篤敬亦同箋史記弟子

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晏子春秋篇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雖蠻貊之邦行

矣弟子傳邦作國矣作也後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

貊行焉鹽鐵論崇禮章引作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

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集解○釋文參於所金反注

夫然音扶扼音箋經義述聞曰參可訓直墨子經篇

厄本今作輓箋曰直參也此參於前謂相直於前

也包注參然在前釋子張書諸紳釋文紳箋白虎通

文參所金反皆未安子張書諸紳音申箋衣裳篇

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

子曰直哉史魚史魚釋地又續曰襄二十九年衛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論語後錄曰詩其直如矢

夫子此言之本也說苑雜

論語曰主其義

衛靈公

言篇仲尼言史鱗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君

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集解○

而眷免反注同不與箋君子哉遽伯玉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遽瑗

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曰衛多君子札適衛說遽瑗

城案札以伯玉為君子而末嘗實指其行故夫子稱

為表之文案伯玉仕靈公似非在有道時然夫子稱

其以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是

靈公非不知人者又列女傳仁智篇衛靈公與夫人

夜坐聞車聲轡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入

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

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行違伯玉衛之賢

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

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是非惟靈公知伯

玉夫人亦知伯玉矣此伯玉所以不卷而懷之也此

夫人非南子南子列女傳於嬖嬖

靈公之所以不亡其賴此夫人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釋文知箋中論貴言篇君

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則教廢故君子非

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

其人則弗與之言君子之與人之言也便辭足以達其

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

強牽制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

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

而傷道乎論語後錄曰失人所謂

隱失言所謂趣義與三愆章通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

害仁即孟子所謂舍生取義也楚辭懷沙賦知死不
可讓顧勿愛兮亦此意殺身成仁論語補疏謂皇那
兩疏引此干夷齊固矣實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
勤眾事而野死其勤其官而水死為民禦大菑捍大
患所謂仁也死勤

事即是殺身成仁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梅福傳引利作屬論語古義曰古文論語利作屬春
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屬同論語後錄曰
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春說者所謂於石上刻之也詩
梅福傳注工以喻國器利器以喻賢才維城案漢書
多今文疑作厲者今文作利者古文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經傳考證曰事與友特以位別
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謂越石父曰嬰雖
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即不賢之謂孟子曰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仁則空
虛也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后以施命詔四方虞注復震二月東方始正易象傳
巽八月行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詰四方
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象象以皆
用夏家月是改復為十一月家之月為五月矣論語
日有夏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為五月矣論語後錄
以地為正周時春以天為正夏時春為五月矣論語
改正而月從之陳龍所稱天以三代之革命應天順
為正殷以月從之陳龍所稱天以三代之革命應天順
者說春秋有夏時冠周月之論是於古制無所依據
難信之矣又曰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

火六月北伐禮春頒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
周十一月以春三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歲終先王遵夏時為歲終以十二月為歲終亦夏時周禮
稱十二月為歲終先王遵夏時為歲終以十二月為歲終亦夏時周禮
王十二月為歲終先王遵夏時為歲終以十二月為歲終亦夏時周禮
正月解曰周禮太史正歲此志歟過庭錄元乾鑿度日三
日歲朔數曰周禮太史正歲此志歟過庭錄元乾鑿度日三
乎出朔數月數也晦朔弦望於十二月成春夏秋冬之
序以日所次為紀班固述博士義謂四時不隨正朔
變周書周月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
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我周致伐於商
改焉然則所謂正歲者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
夏或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數也事者
時或巡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數也事者
故或藏舊訓成矣始於風謠及於紀載并沿訛於儒
長者之說經由太史之失官也既為元有春而後有王
董仲舒言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以為王

道之端云爾春秋以王上承天故繫王於春而繫正
於春秋之義名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不取
則春秋之義名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不取
也正月以下皆王之所為故有三統而變所謂天之
凡商周之書稱月者未嘗繫時又代所流傳之文用
器其銘詞皆春秋之官所纂錄元春月而不繫時以
文始即位以各為一書春或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
不難曰子以所言之義皆非春或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
或曰左氏以所言之義皆非春或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
故曰左氏以所言之義皆非春或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
也且左氏以所言之義皆非春或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
未嘗以春為義周之春則亦以見正月以下舍今文家
而循文求義亦不佞也論語述何曰春秋于何陽
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禮麟春言狩不加正月
十一月以正月行夏之時也夏時令在禮記文簡而
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令在禮記文簡而

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論語堯曰此為周後
 言傳之也鄭注尚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尚書
 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
 冬月為正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
 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環周則又始
 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辛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
 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又其前高陽氏
 必建子凡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則繼周者自
 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
 行夏歷久不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
 之朝其出令行政必率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
 歲二月東巡守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幽
 風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
 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本集解○釋文之輅音路
 論語後錄曰殷車曰大輅本亦作路越席戶括反
 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大路木輅也明堂位曰

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案周禮巾車掌王
 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
 旂以祀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
 路龍轡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
 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遞降木
 路最簡易故春秋傳曰大夫之路越席昭其儉又攷司馬彪與
 漢志素并天下閭閻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
 服志承秦制御為乘輿孔子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
 色漢承秦制御為乘輿孔子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
 昭曰殷人以金根然則桑根是始皇作金根之輅者劉
 根秦改曰金根然則桑根是始皇作金根之輅者劉
 夏之時止一輅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曰虞
 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虞夏之路此
 外無間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
 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周禮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周禮
 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此周天子之禮魯之郊天
 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路明堂位曰是以魯君乘

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曰
 大路股路也乘殷之輅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
 路次路以賓朝之等也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殷
 路車為善蓋本此論語述何曰謂貴其質夫子善殷
 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輅經傳皆作路論語誤質曰
 說文解字輅車輪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後人改論語
 之路為輅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
 輅誤矣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
 也取其莊纈充耳不任視聽也集解○釋文韞韞周
 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吉先王則裘冕言先公饗
 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祭羣小祀則玄冕論語後錄曰夫子稱服周之冕者
 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遂延前有旒旒十二旒用玉
 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蓋裘冕七旒用玉三
 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旒用玉三
 四希冕五旒用玉六十玄冕三旒用玉三十六叔孫

通作漢禮器制度以五采繅纁貫五采玉垂於延前
 後謂之遠延是誤旒為即遂延矣鄭康成注弁師言
 衮冕玉二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百
 六十八希冕玉百八十八鷩冕玉二百一十六毳冕玉
 半者蓋因漢制以叔孫通之說而譌歟貫五采玉從
 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青次黃次玄取五行勝數旒
 長尺二寸旒說文解字作璫論語釋故曰世本黃帝
 作冕王制有虞氏皇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則虞夏殷
 祭周入冕而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則虞夏殷
 之冕別名皇收尋矣禮器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
 之冕朱緣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士三注云朱緣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旒云
 天子十有五旒亦夏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
 弁無旒也縣縣五旒也縣縣五旒也縣縣五旒也縣
 三縣縣五旒也縣縣五旒也縣縣五旒也縣縣五旒
 江永云天子用朱緣二采大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
 九旒太無別七旒五旒用上大夫士得服三旒

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禮之善釋故又云冕
旒有二前後有旒者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前無後
者夏侯說也江永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古者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續塞耳王者
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
論語述何曰謂貴其文存二以著師法之義故正
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論語後錄曰夏以忠教殷以
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謂忠也殷輅所謂敬也周
冕所謂文也樂緯稽耀嘉樂則韶舞左襄二十九年
云顏淵向三教者以此札來聘見舞韶者曰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難其盛德其
美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八佾篇
子故終以此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樂無如韶舞美矣
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
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
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
所以為樂之成也四書釋地三續曰吳公子札觀樂
以歌始以舞終無又以文武始以韶終論語述何
曰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釋文遠佞人上于鄭
聲白虎通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
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樂
記正義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漆洧之水
男之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
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
鄭詩二十一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羣經
義證曰莊十七年公羊傳疏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
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樂也鄭既
與服同指殆勝許氏之單說矣又鄭聲即樂記鄭音
好濫淫志亦非鄭詩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內諱
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於定公十四年去冬
見聖功之不戒此其義也遠佞人白虎通誅伐篇佞

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
魯司寇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
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漢孝元帝紀
荀悅曰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
極也論語述何與春秋書齊人執鄭詹其源戒之
來舍義聖人所與春秋書齊人執鄭詹其源戒之
治道夫子藏獨薦為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
堂之法亦春秋之言或幾乎息矣論語發微曰此陳明
四時之法亦春秋之言或幾乎息矣論語發微曰此陳明
治其國故大司布政之官明堂者諸侯之堂也平天下
國洛此治天下為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不夏秋
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夏正月王正月者春不
春秋也曰春秋先言春後言夏正月王正月者春不夏
之始董生書曰天之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為
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
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指東方曰春指
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凡

氣以著時應春三三氣雨分水春分穀雨夏三三氣小
滿夏至大暑秋三三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三氣小
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開萬物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
同又曰亦越我周致伐于商云故周公作明堂月
令首孟春之月即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
正建子而虞書言授時巡守皆用建寅即明堂之法
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云白虎
通又曰四時皆以正朔變何以孟春月為正云白虎
當生冬當終皆以正朔變何以孟春月為正云白虎
夏數不隨正朔而生有云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
故冠之以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者天之將以
之加之以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者天之將以
名加之以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者天之將以
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時乃名之矣考書廿八
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
月之上今傳三代辨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
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為春正月自

為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
其云春正月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
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依史記引左氏校之實違春秋
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則失其義固撰集諸經博
有夏字以歸畫一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之士議各
變是以周正建子為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
秋暑以養不得言清以殺也周正建子為春當寒而藏
得為春四時使以建子為春者蓋也周正建子為春
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為春者蓋也周正建子為春
之名義四時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在漢初已
茫昧故太初以前輒以孟秋為孟冬歸計於建子
韓莊賈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為建子季
夏為建巳者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日乘殷之輅
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云云配以后稷天子
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也
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大路水路也乘路玉路也

祭天乘殷之輅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
貴其質也鄭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
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日服周
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注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
日戴冕琕十有二旒亦如之魯禮也鄭注天之大數
十二按被衮象天之義與堯典典虞書所載同亦春秋
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亦用周禮之餘自為春秋之制
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可用周禮之餘自為春秋之
不必如鄭君引魯侯之服自周禮之餘自為春秋之
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
春秋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成鳳皇來儀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此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來儀擊石
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舞樂之美也八佾篇來儀
又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

論語古注集義 卷八 衛靈公

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
太平此明韶樂為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為治
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
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
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
為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
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
之後與堯舜之道為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
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
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
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仁君克己復禮則
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
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
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
登四者之音鄭聲傳書其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
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其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
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

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
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桶卒為後敗
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為陳佗之殺故曰
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
制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
畏乎巧言令色孔王皆謂遠佞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

也集解易未濟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解箋說文慮謀思也故注以慮為思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如好
色並呼報反下

音同
章好行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釋文者注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
與音餘

惠文選陶徵
注士誅注
於後一解皆不以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誘淮南子
顏云展禽為魯公族居應文亦云一日邑名四書釋地
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即邑所在柳下
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昔為魯地後為齊有也又曰謂
居柳下者意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以為
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為士師亦木必有食邑當是
因所居號之錢塘梁履繩左通補釋曰余於乾隆已
西孟夏至曲阜過宋家營有柳下惠墓豈即春秋之
柳下乎據閭百詩謂古人多葬於食邑梁說是也
案惠為公子展之後其有食邑或是世傳之邑耳維城
妻曰將誅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乃誅之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
人無害兮屈不蔽兮愷不強兮察分蒙恥救民德彌大兮
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不強兮察分蒙恥救民德彌大兮
乃下世之謚宜為惠兮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世兮
夫子之謚宜為惠兮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世兮
師安得有謚哉文仲知而不與立者羣經義證云左
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怒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官
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官
十一年季孫武仲獨文仲無文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此
兩世皆為司寇獨文仲無文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此
居是位而子孫因之文仲無文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此
公以其實而子孫因之文仲無文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此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季文子曰先大夫司寇文仲教行父事君
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文仲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文仲
告文子皆舉其職言之無禮則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文仲
是官微見於此則惠為士師實為其屬日知獄無遁辭矣
與不材必無不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遁辭矣

論語古注集義

卷八

衛靈公

三

羣經識小亦云臧氏世為司寇文仲當已為之或為
司空而兼司寇也惠為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
與夫子同升事正相反也論語述何曰在魯言魯前
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
罪與三家者同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
羅子齊譏其為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文仲柄
政若罔聞知悉莊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
卒餘事曾不一見於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
賢病國之臣不若適死之為愈矣釋史曰魯國之無
治也世卿柄政而公室不張藏孫蔽賢而展禽伏處
於下位屬有疆場之事則談言可以卻強敵要信足
以孚鄰國昭低結齊魯必求於魯下惠是也亦
唯柳下惠是問彼肉食者安往乎故惠之三黜不足
以損惠之聖而魯不用惠非惠之不幸是魯之不幸
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釋文遠怨
于萬反
經義

云躬自厚者即目厚責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
皇疏引蔡謨云厚者厚其德也失之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引此文人作外論語述何云
春秋詳內小惡諱外小惡之義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陸

新語辨惑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
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魯

讀慧為惠今從古釋文行小慧音
惠魯讀云云
又云僚慧也

注方言愈或謂之慧或謂之僚郭云慧僚皆意精明
是則小慧老猶云小才小智也魯讀慧為惠者論語
古義云漢書言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是惠惠古
通陳鱣曰說文解字惠从心裏聲裏重文轉云惠或
从華亦引漢書為證讀善最錄曰文選陳孔璋檄吳
將校部曲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李善注論語曰好行

論語古生集卷八
衛靈公

小惠從
魯讀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注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

也集解。釋文為質一本作君子。義經義雜記曰據

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為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

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為質四句然後言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注包曰君子

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法言問神篇君子病

沒世而無名中論考

偽篇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
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
以自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秋時語曰知錄曰疾
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乾初
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古人求沒世之名
今人求當世之名阮元名說曰古人於天地萬物皆
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
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名之義任口耳
者多任目者少可見矣名也者所以
從目所不及而以口耳傳之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

集解。釋文不

爭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注矜謂自尊大也疏

注疏則不矜屬君子言莊屬人言宜君子無有矜焉

者而此乃云矜而不爭故包注訓矜為矜莊孟子公

衛康公

孫丑篇趙注矜敬也矜訓敬莊亦訓敬二字義同也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

可以言舉人也集解逸周書芮良夫解以不以人廢

言箋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

不以人廢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注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集解○釋文

及注箋漢書藝文志注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
同漢書藝文志谷永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

云直道而行也集解漢書景帝紀贊注言此今時之

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論語稽求篇曰此言舉錯

之當公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

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為趙魏老而不

任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

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

故也磨試也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

古之用賢皆磨勵遠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

又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為御史中丞舉錯皆當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皆引此作用人解論語述何云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

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漢書景帝紀贊引此文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引三代下皆無之字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

則闕之以待知者也集解漢書藝文志曰古制書必

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有馬者

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

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

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集解○釋文借人子夜後錄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說也包說未是論語發微曰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

四曰五取五曰六書孔子言執御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異史籀為周

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

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書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

史史書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為

掌史書之令史以正書字為職故曰史書曰史篇皆

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

書必同文云云其引論語史之闕文與子路篇不知

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宣王教學童書也論語

成書也許氏說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為紀言紀事之

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許氏又

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

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

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蹟而不可

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蹟而不可

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包注云古之良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而借
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
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為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
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一定之法非可人
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為指事象形諸聲會
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一定之法非可
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也論語補疏亦云史闕文屬
書借人乘屬御此孔
子為學六藝者言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眾阿黨

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集解○
惡之烏路反注同眾好潛夫論潛歎篇孔子曰眾
之呼報反比周毗志反愛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

焉好惡字上下易置風俗通義正失卷
孔子曰眾善焉必察之眾惡焉必察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集解漢書董仲舒
解箋傳引有也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箋穀梁傳二十年傳過而不

改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箋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
所學也吾嘗跋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勸
學篇無孔子曰字餘同潛夫論讀學篇引此文下接
耕也餒在其中云云二章文連讀為一經讀考異曰
此凡兩讀一讀以思無益句一讀以思屬上二句自
吾嘗以下十二字作一氣讀無益另作一讀義並通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饑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饑餓勸人
學也集解○釋文餒也潛夫論釋難篇秦子問於潛
之本也在奴罪反餓也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
今使舉世之人釋耨未而羣相程於學何如潛夫曰
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
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
也又讀學篇連前章釋之云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
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
重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集解○釋
智注及箋論語脩求篇曰盧東元曰此篇有天下國
下同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下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
澁之不莊勤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掌經室集四
書紀聞疏主天下國家說紀聞謂得者得乎天下國
家也失者失乎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曰莊澁其言明
白無疑注疏以居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澁之則
官為言其說未盡
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不
○釋文澁之箋說文無澁字當作疎說文疎臨也不
音利又音類箋莊以澁之則民不敬即為政篇臨之
以莊則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澁之動之以禮未
敬之義
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集解○經室集云
解箋動之不禮

謂不動民以禮也維城案鄭本此下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見釋文釋文下章無音即接吾見蹈字不知父在章在此章之下抑在下章之下今無可考陳鱣古訓本增父在章於此章之下未知何據况釋文明曰古皆無此章則不必增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集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為甚也集解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

未嘗殺人者也集解○釋文吾箋說文蹈見蹈徒報反箋踐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箋易子夏傳貞正也說文諒信也於義不以復言為信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箋讀書志引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集解○種章箋漢書地理志勇反箋引無作亡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釋文為謀箋鹽鐵論憂邊章引者難與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潛研堂答問曰三代之世諸侯以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羣經義證亦據聘禮

記謂為當時邦交之辭而發

師冕見

賢釋文冕見

文豈唐初論語有作免者與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曰相導也

也釋文道與音餘相師息

有相導之者故師冕見云云

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

請使喚臣往孔冕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喚又禮

見此皆瞽者自名之證其實瞽者有相亦必以名詔

之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附庸國也見於賢遍反

論語注集義

卷八

季氏

三

要領與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
武陽城論語述何曰伐顓臾不書於春秋者封內兵
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維城案後一說是也否則
春秋當大書特書曰季孫斯帥伐顓臾左哀十一
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
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度於禮而食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不足又何訪焉弗聽而
年春書用田賦即其例也況三傳皆不載此事則其
聞夫子言而止也必矣田賦不與子路並見孔子者
其時未再仕季也或疑史記無子路再仕魯事毛奇
齡據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
要之而子路請辭為夫子反魯後由再仕季之證又
引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郕令魯以五月起眾為
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餐季孫讓
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無奪肥之民
即謂伐顓臾是康子事肥為康子名為由求其仕康

子之有證維城謂此不必求諸他經傳即下文子云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云云由苟不仕季夫子曷為與
求並責耶況此理由亦必不有並見孔子曰求無乃爾是
夫子矣此理之至易明者孔子曰求無乃爾是
過與音餘下同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夫顓
與音符下今夫疾顓東蒙主四書釋地續曰東蒙山
夫音如是並同元名即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
龜蒙之蒙也自元和志誤析為二謂在沂州費縣西
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
相距僅五里余以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
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為一山是也讀
書記曰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為東郊故謂之東蒙論
語後錄曰主為之神主也鄭語曰主茅魏而食潦洧
是其義維城案左僖二十一年傳祗言祀有濟不言
主東蒙者猶此祗言主東蒙不言祀有濟也一就川
山言之也且在邦域之中矣邦或作封箋者或謂漢
論語古注集要卷八季氏

諱邦改為封非也尚書敘邦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為邦也九經古文義陳鱣說同論語埃質曰說文解字邦从邑半聲古文對作壯从土半聲聲同故字同也維城案說文邦國也封爵諸侯之土也守一地也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或邦也从口从戈以此則邦域同義從封字為長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變周禮大司徒注引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五十里不達於天子蓋謂魯附庸也孟子萬章篇不能錫魯以附庸顯與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萬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領與不日於春秋其大小未詳何以伐為經傳釋詞云為語助也蓋言何用伐也冉有曰夫子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

就列不能者止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集解○釋文同度己變周任漢書人表於文王時與辛甲並列上待洛反變下羣經補義曰周任於論語外左隱六年傳昭五年傳並引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也集解○釋文焉用於虔反相變後漢書安日顛而不扶危而不持二句誤倒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集解○釋文虎

戶甲反於積音獨下同變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檻戶覽反檻也其位反變中陸本押作匣者漢書文
三王傳正作匣是唐初本同韻作匣論語後錄曰依
義墳應作匣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作匣匣二句
倒置與文三冉有曰今夫顯與固而近於費注馬曰
王傳引作也冉有曰今夫顯與固而近於費注馬曰
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李氏之邑也集解○釋
文於費悲
位反變固說文云固塞也段注四塞者無罅漏之謂
注同變固禮夏官掌固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
固野曰險顯與為附庸國故曰固固而近於費水經
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者也論語發微曰書費
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
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二
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為顯與此顯與所以固而近
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顯與之南故孔子以為在邦
域之中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前漢志顯與國在泰山
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為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

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
顯與城余讀鄙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
蒙山下又東南逕顯與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今不
故城南案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釋文必為
子孫憂本
或作後世必為子孫憂疾夫音符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釋文舍
曰音捨也
也而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
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
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甯不傾危也集解漢書
引三無字作亡論語述何曰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
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貴則憂憂則盜驕則暴此眾
論語古注集義
李氏

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故其制入道而差上下
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
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釋文離析
箋論語後錄曰遠人謂徐邳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
之四書釋地又續曰遠人似謂邾考哀公元年冬伐
邾二年春伐邾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
邾或曰魯擊邾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
之近言之不在邦域之中即為遠人耳而謀動干
戈於邦內釋文邦內鄭箋干說文作戡云盾也戈平
頭戟也攷工記注今句

也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
日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
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
季桓子也集解○釋文不在顓臾箋而在蕭牆之內也
於蕭牆之內云蓋毛包周無於西書考異云世行本
正依此四家蓋氏毛氏他籍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
均莫審悉蕭牆為屏禮天子內屏諸侯外屏釋名云
蕭牆在門內論語偶記曰蕭牆之內魯哀公也不敢
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實憂魯君疑已
而將為不臣所以伐顓臾耳蓋其時哀公欲去三桓
季氏隱憂顓臾世為魯臣與魯倚角故為此謀夫子
此言所以誅季氏之心也維城案方說是也鄭謂伐
顓臾在陽虎未執桓子以前則由求未嘗與陽虎共
仕季氏而經文明言由求攷求之得志於季氏在哀

公十一年清之役勝齊以後是季孫當指康子而非桓子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

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序疏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

侯始專征伐正義孟子沈同章章指禮樂征伐

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

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宋翔鳳曰詩

節南山正義曰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

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諸侯征伐久矣而此注以爲

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

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

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顧忌

故此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始也自諸侯出十世

希不失者論語述何云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

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

公敗彊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

而公族復爲強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

世希不失矣箋論語述何曰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

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於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

後其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蔽匡考古錄曰左傳

昭二十四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

公矣注以三世爲文子武子平子四公爲宣成襄昭

論語祿去公室五世鄭注言此時魯定公之初魯自

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

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應亦

不數悼子以未立爲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應亦

論語自注義

卷八

季氏

三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日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

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集解○釋文陪

直龍變陪臣執國命錢塘馮景解春集云孔子不言

反政無行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家臣雖

專政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禮樂征伐必交乎四

鄰而國於門之內而已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

之大夫東脩之問而己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

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偕諸侯大夫交政於中國

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

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蒾

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不書十

年侯犯以邱叛不書十二年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不書

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何也家臣賤名

氏不見聖人謹微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賈

王夫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

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義也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

也而制叛叛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巳虎叛也

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而巳虎叛也

孫州仇孫仲孫何忌帥師墮郈而已犯叛也而巳虎叛也

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郈而已犯叛也而巳虎叛也

稱微而出奔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

世而越死於亂三世而南蒾公山不擾陽氏之言春秋法

陽越死於亂三世而南蒾公山不擾陽氏之言春秋法

備焉論語述何曰南蒾公山不擾陽氏之言春秋法

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天下有道則政

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述何曰王

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輩帥師仲遂遂如晉季

孫宿遂入鄆新王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

論語述何

季氏

三

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
士言之於是是有欲毀卿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
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論語偶記曰議者圖議國
政若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
制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
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亦可備一
義其由上文大夫推之而以爲陪臣亦庶人則非果
爲陪臣夫子必
不謂之庶人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

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解

逮於大夫四世矣注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

○釋文政逮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音代一音弟大夫危亡之兆左昭二十五年傳宋
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昭昭公矣杜注三
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
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命爲卿卿必再命乃
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昭子如齊治盟其
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
祖也潛邱劄記云政在季氏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
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
國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
誰歸乎羣經補義論語偶記羣經識小竝據昭二十
五年傳注爲說補義謂注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
則是識小謂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
矣此論蓋發於宣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
則文平武桓也其謂五世數哀公而不數宣公與諸
家異非也解春集又據左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

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薨也四公矣為政逮四世之確證亦以四世為文武平桓而悼公矣為政逮四棟高春秋魯政下逮表敘曰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其十一人春秋經傳之末閱年一百九十三魯之人東門氏一人季氏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兇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邱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日墮成哀十五年成卒公孫宿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於其位當能感慨孟氏使漸就約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而卒以女樂去此天也

故夫三桓論語述何曰魯小於齊晉而三桓又同姓世音符三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韓趙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注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集解

文便辟上婢繇反下三便辟之字凡四解馬注云云婢亦反注及下皆同三讀辟為避也釋文辟婢亦反

讀辟為辟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為譬喻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閱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

僻者非鄭氏之意即指釋文音此讀辟為譬也漢書佞幸傳贊曰然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

者三友此讀友善柔注馬曰面柔者也集解善柔公辟為嬖也

年傳疏謂曰柔面柔體柔友善柔注鄭曰便辟也謂之屬與馬義豈蓋鄭義也

佞而辯也

集解○釋文○佞佞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說文作調云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誦佞論語後錄

恭是謂體柔詩云有毗令色是謂面柔詩云戚施巧言是謂口柔詩云蓬蓬蔞蔞不可使悅戚施不可使

仰夸毗則不成威儀真可謂損友矣子路損矣

所稱習肩諂笑病于夏畦者此類是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禮樂公羊莊十二年傳注引此章疏云言樂節禮音岳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漢書貢禹傳引作君

禮樂節樂道人之善箋公羊莊十二年傳注復反覆發傳者樂道

人之善也疏云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謂口道之道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

集解○釋文佚遊本亦作逸音同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樂宴樂損

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云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生日未見君子顏色
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集解○釋文之
又作瞽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
不傲不隱不瞽韓詩外傳四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
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其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釋文少之詩照反在鬪及非論語偶記曰是望經
文衰字為訓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其實王制云
五十始衰則方衰而非既衰正古人命為大夫之年

豈反迫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禮疏謂六十至老境
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為老之說孟子梁惠王
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亦足明老
是七十也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
強暴老則好利即此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鄭曰大人謂天

子諸侯為政教者儀禮士相箋經傳考證曰士相見
注大人卿大夫也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注大人謂
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為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天諸侯者惟乾父利見在位者維城案諸注
無兼言天子諸侯者惟乾父利見在位者維城案諸注
以九二謂文王免于美里之日九五為武王克紂正
天子之爻又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荀爽云大人謂
又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荀爽謂大人造法見居天

位聖人作而萬物觀是其義也又革九五大人虎變
 未占有孚馬融注亦以舜與周公為言而荀爽文言
 注又謂龍喻王者虎喻
 國君皆足證明鄭義
 畏聖人之言箋命篇父老子
 物之祖萬物非天之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
 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尊母之子也卑
 尊者取尊號天子其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而
 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
 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閒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
 國也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者謂之閭盜而已無名姓
 號氏於天地之閒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巍巍乎
 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開且愚莫不昭然
 公之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故為之諱而謂
 之齊仲孫去其父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
 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
 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

受命於君辭而出疆雖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
 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侯受命於天子
 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侯受命於天子
 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侯受命於天子
 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命則廢而稱侯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
 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
 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
 則勝女先至者順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人不言
 反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畏天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
 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
 傷輒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
 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
 淺厚薄而災有萌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
 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
 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
 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

季氏

言

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小人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注鄭曰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書大禹謨正義侮聖人之言釋

侮聖人言師古注此文引論語也侮古人侮聖人言師古注此文引論語也侮古人侮聖人言師古注此文引論語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初學記引揚方五經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縣象列暉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稍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為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

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晉書石勒載記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其次也無兩也字顏氏家訓勉學篇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反書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見得焉者溫為九思之四又益以色焉事焉疑焉忿焉學之繼以及忿忿室慾皆君子學問之所存故非九不足盡君子之思而非思不足貫此九者也忿思難者論語後錄云吳祐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顏淵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歟者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

釋文如探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引見善二

湯漢書劉向傳注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有馬千駟五年齊侯杵臼卒八年左氏傳鮑牧謂羣公子曰使

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論語偶記

據此謂即景公之千駟經傳攷證又據孟子必千乘

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是則有馬千駟

蓋謂大國諸侯耳釋地又續謂諸侯公馬之畜於官者

非也民無德而稱焉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功求立

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注引德皆作得論語指求篇

曰此舊本是德字並無別本作得者即注疏不可考

也故此章正義云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

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

德爲稱蓋謂即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焉曰首

陽山在河陽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集解○坂音反華山如李善注引古史考云夷齊于首陽

字又戶化反李善注引古史考云夷齊于首陽

山探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

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首陽山名史記正義首陽

山凡五所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伯夷歌登彼西山

當以隴西爲是困學紀聞謂首陽在蒲者得之四書

釋地曰水經注云河北縣雷首山在蒲者得之四書

駟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松

柏蔚然攢茂墟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

首陽山鮑鮪春秋所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

夷齊廟兩說並存亦莫能定求古錄曰曾子制言中

篇云夷齊居河濟之閒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坂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坂者非也唐國即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即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即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為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非在河濟之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是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閒而不言隱首陽之在平陽言北至於首陽明自河濟之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言北至於首陽明自河濟之閒而北去也郡縣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謂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

當在盟津首陽當不其相遠斷以在洛陽東北者為是蓋本載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足據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者也謂與音餘集解○釋文○王曰此所謂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衛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經學危言曰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為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末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與蓋夷齊自其行志已達矣維城案漢書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維城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城案漢書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故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是夷齊隱居求志而君臣父子之道為臣民立極焉孔說是也惟以為弟子之言則史通雜說篇引齊景公節上加子曰字當以子言為是也

論語注疏卷之八 季氏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為伯魚孔

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集解○釋文陳亢

論語有陳亢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平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

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平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釋文鯉音里

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

異曰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

也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釋文之遠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

小童鄭注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也古者諸侯相

云未成人也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

饗其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

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又云小童若未成

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

何明當扶進夫缺辭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

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

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况

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論語後錄曰年
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又曰古者生稱夫
人成稱小君赴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議者以春秋書
室維著曰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
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係夫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
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稱之於他國曰寡
夫人使下大夫薨赴於他國曰寡夫人稱之於他國
聘禮記君下大夫薨赴於他國曰寡夫人稱之於他
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寡小君注致辭當稱寡小
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
文遂指為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為夫
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
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摺贊
傳辭亦無夫人對自稱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摺贊
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况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
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

論語之誤也四書考異據曲禮注疏謂大饗之禮雖
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
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
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而與禮記不合歟章
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論語述何曰春秋正適姜之
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與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
則姜子為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
妾邦太稱之曰君母稱諸與邦曰寡君之母與邦人
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終

